**太阳不是我们的**

**（取材自曹禺剧本的女性主题）**

【舞台全黑。黑暗中光柱亮起分别投向四个面向观众坐着的女孩，她们脚前地上背向观众坐着四个母亲，正用布条在为她们缠脚。

【画外声：

母：坐好！坐好！

女：妈，我不要！我怕！

母：听着孩子，这是为你好。

女：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把我的脚裹得小小的？

母：大脚女人会被人笑，被人骂，没有男人会要你。妳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

女：可是，绑我的脚，我痛，我没法走路！我不要！

母：会好的，以后你就明白了。现在，坐好！

【音乐。

【随着紮布条的动作加紧，女孩的痛楚加剧，她们的身体在座位上扭曲移动，直至发出无声的呼叫。

【传来缓重的女声齐颂：

太阳升起来了，

黑暗留在后面，

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，

不是我们的，

不是我们的……

【女孩们和母亲们缓缓离开，女孩们跛着脚。

**婚礼（《家》）**

【场上一边站着觉新和梅；另一边是瑞珏坐着，带着新娘面纱。喜庆的音乐，伴随着婚礼上的人声喧闹。背景上可见欢庆的人影晃动。

【觉新和梅依偎着，然后梅伤心地离去。

【音乐和人声止。觉新走向新房，和瑞珏各自一边呆坐着。

瑞珏：好静啊！

 可怜的妈，

 把你的孩子，送到

 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，

 说这就是女儿的家。

觉新：唉，梅，为什么这个人不是你？

瑞珏：妈说那一个人好，

 他就在眼前了！

 我知道，我也肯，

 可我也要看，

 你给我找了一个好人吗？

只要他真是好，

女儿会交给他整个的人，

一点也不留下。

觉新：这个人也，也可怜，

刚进了门，就尝着了冷淡！

我该回头看看她，

哪怕是敷衍。

可是梅，为了你，我哪忍？（叹息）

瑞珏：什么事啊，

 引他想得这样深？

 一个人能这样深沉地叹息，

 他总该有些性情！

觉新：不，我情愿再望望月色，

 我不会喜欢这个人。

瑞珏：他像要来，又犹豫不决，

 （忽然惊恐地）

 难道他—

 他已经厌恶了我？

 妈，我说过，

 我不愿意嫁。

 接我回去，妈，

 女儿想回家！

觉新：她还在那儿不动，

 像一尊泥塑的菩萨。这是什么孽！

 要我一生

 陪着

 一块石头！

瑞珏：他在看着我，

 我心又在跳！

他是什么样子？

我能不能抬一抬头，

看一看他？

觉新：她在想些什么？

 不会说话的人！

 我不，决不和这个女孩儿

 睡在一房。

任凭她坐，她睡，

她哭，她闷，

我知道她不是我的人！

【瑞珏和觉新的目光相遇，刹那间愣住，又各自低头。

瑞珏：（惊喜）

 妈，真地，您没有骗我。

 他是个人！

觉新：是她？

 她的眼睛分明

 放着光，

 就像我梦中的那个人！

瑞珏：妈，女儿肯！

【觉新走向瑞珏，瑞珏站起，二人缓缓向后走去。灯光转换。

【金子和焦母上。

**虎子回来了（《原野》）**

焦母：（厉声）金子！妳看什么？

金子：谁看啦？

焦母：天黑了没有？

金子：快黑了。

焦母：走，回家去，走！

金子：（手伸过去）让我扶您。

焦母：（甩开她的手）去！我不要你扶，假殷勤！

金子：妈！

焦母：我只有一个儿子大星，只有他，让你给拉走了。我老了，又瞎，我知道你嫌我，巴不得我死，我知道，我早该让你把我给埋了。

金子：妈，我可是从来没这么说过你！

焦母：狐狸精！贱货！你骗人还没骗够？当着我这婆婆的面装得老老实实，背过去就会迷你男人！（忽然触摸到了金子身上的花）哦，这是什么？

金子：花，妈。

焦母：花？谁给你的？谁给你的？

金子：谁给的？我自个儿在门口买的。

焦母：买？买这个做什么？

金子：昨儿个，我梦着我男人大星回了家。

焦母：梦？做什么梦？

金子：大星到家门口，就跌了一大跤，我才想戴个红花破破，取个吉利。

焦母：哼，做个梦，也要戴个花！丢了它！大星娶了你这个狐狸精，还要你戴上花来迷他。丢了它！走，回家去！（起身）你还不走，你在干什么？

金子：妈，您听，火车头来了。

焦母：你不走，你想等火车头压死你。（下）

【金子仍站着。仇虎爬上。

金子：谁？

仇虎：我！

金子：你是谁？

仇虎：我！—你不认识我？

金子：不，我不认识。

仇虎：金子，你连我都忘了？我可没忘了你。

金子：你是仇虎！

仇虎：嗯，仇虎回来了。

金子：你回来干什么？

仇虎：我回来看你。

金子：你看我干什么—我早嫁人了。

仇虎：我知道，你嫁给大星，我的好朋友。

金子：你从哪儿来？

仇虎：老远的地方。

金子：你吃了官司了。

仇虎：我吃了官司，我爹和我妹妹给埋了。全是你婆家干的！我这副样儿，好不好？

金子：你—你瘸了。

仇虎：嗯，瘸了。你心疼不心疼？

金子：心疼怎么样，不心疼怎么样？

仇虎：心疼你带我回家，不心疼我抢你走。

金子：你，你丑八怪！

仇虎：你叫我什么？

金子：丑八怪，又瘸又驼的短命鬼！

仇虎：可金子你不知道我想你。

金子：那你为什么不早回来？

仇虎：现在回来也不晚呀。

金子：滚！滚！我不爱听。

仇虎：我知道你不爱听，你人规矩，可你管不着我爱说真心话。

金子：你说你的，谁管你呢？

仇虎：金子，这次回来，我要带你走。

金子：你带我到哪儿？

仇虎：老远的地方。

金子：你不用说。你知道我没法走。

仇虎：那你就带我回家。

金子：丑八怪！你真—

仇虎：我真想你，金子，我心里就有你这么一个人！那么，你心疼我不心疼我？

金子：怎么？

仇虎：心疼就带我回家。

金子：不呢？

仇虎：我就跳这坑里淹死！

金子：你—你去吧！

仇虎：好，我就去！（要往下跳）

金子：（一把拉住）你要做什么？

仇虎：你不是要我往下跳？

金子：谁说的。

仇虎：那么，什么时候？

金子：干什么？

仇虎：干什么？

金子：你说什么？

仇虎：到你家去，我好跟你讲讲我来的那个好地方。

金子：就这样啊！好，那么，就今天晚上。

仇虎：今天晚上？

金子：嗯，今天晚上。

【二人对视。音乐。灯光转换。光圈中，二人舞蹈。

【焦母上。

焦母：金子！

【二人停下。仇虎离开。金子走向焦母。

焦母：金子，我问你一句话。

金子：嗯，妈。

焦母：你这几天晚上打的什么呓怔？

金子：谁打呓怔啦？

焦母：半夜里，你一个人在房里叽里呱啦地干什么？

金子：我，我没有。

焦母：没有？屋里面乱哄哄的，我走到门口有没有了，那是干什么？

金子：哦您说那个呀！那是耗子，半夜我起来捉耗子呢。（要走）

焦母：别走。你坐下。

金子：嗯。（立在那里）

焦母：坐下。

金子：我坐下了。（还立在那里）

焦母：你没有，我知道。（厉声）坐下。

金子：（不得已坐下）嗯，妈妈。

焦母：金子，你知道仇虎在哪儿？

金子：仇虎？

焦母：是的，仇虎。你别装不知道。你知道他要来找我们家报仇，为我男人以前干的事儿。

金子：他怎敢来？丑八怪，他来了，我就报侦缉队把他抓去。

焦母：好，到屋里去吧，你去吧。

【金子离开。焦母转身向着她去的方向。灯光转换。

**主仆的爱情（《家》《雷雨》）**

【两个时空的戏在台的左右同时进行。

【觉慧和鸣凤由一边上。

觉慧：鸣凤，你还不快来！

鸣凤：哎！

【另一边周萍走到四凤抱住了她。

周萍：凤儿！

四凤：不，看着，有人！

周萍：没有，凤，你坐下。

觉慧：我好想念你！

鸣凤：我在这儿呢！

觉慧：我要在月光下面看看你。

鸣凤：三少爷！

觉慧：别那样称呼我—鸣凤，你想明白了？

鸣凤：嗯，想明白了。

觉慧：那么你—（鸣凤摇头）怎么？

鸣凤：不，我还是不。您知道我多爱。可是。。。

四凤：老爷呢？

周萍：在会客呢。

四凤：（叹气）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。

周萍：嗯。

四凤：你连叫我都不敢叫。

周萍：所以我要离开这儿哪。

四凤：我—我怕得很。

周萍：怕什么？

四凤：我怕万一老爷知道了，我怕。有一天，你说过，要把我们的事告诉老爷的。

周萍：可怕的事不在这儿。

四凤：还有什么？

周萍：你没有听见什么话？

四凤：没有。

周萍：关于我，你没有听见什么？

四凤：没有。

周萍：从来没听见过什么？

四凤：没有，—你说什么？

周萍：那—没什么，没什么！

四凤：我信你，我相信你永远不会骗我，这我就够了。—前几天我听你说你明天就要离开。

周萍：我昨天晚上已经跟你说过了。

四凤：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啦？

周萍：因为（笑）因为我不想带你去。

觉慧：鸣凤，你这个小小的人儿，你的小心里哪装得下这么多忧愁？别再想了，我们中间并没有什么障碍的。

鸣凤：有的，你看不见。—为什么非要想着将来呢？为什么非要想着您娶不娶，我嫁不嫁这些事呢？能像现在这样待一天，就这样待一天，多好呢？

觉慧：不，鸣凤，这样待下去，太闷了，我要喊，我要告诉人。

鸣凤：不，少爷，千万别！那您就把我毁了。

觉慧：鸣凤，我不会离开你。我会永远陪着你的。

鸣凤：知道吗，我真爱听您这样说话！我真愿意月亮老这样好，风老这样吹，我就听您这样说下去。我常想，要是我们都是主人，或者都是奴婢，就不稀奇了，就因为您是少爷，我是奴婢—

觉慧：鸣凤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少爷少爷的称呼我—

鸣凤：我说惯了，您就让我这样称呼吧。

四凤：萍，你带我去好不好？我好好地伺候你，你要这么一个人。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头是不成的。

周萍：凤！你看不出来，现在我怎么能带你出去？你这不是孩子话么？

四凤：萍，你带我走！我不连累你，要是外面因为我，说你的坏话，我立刻就走。你不要怕。

周萍：凤，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么？你不应该这么想我。我怕什么？这些年我的心都死了，现在我能放开胆子喜欢一个女人，我反而怕人家骂？让大家说吧，周家大少爷看上了他家里面的女下人，怕什么，我喜欢她。

觉慧：你有多苦啊！

鸣凤：不苦！

觉慧：都是我，你才这样苦。不，鸣凤，我一定要告诉人，我要去跟母亲说。这样隐隐瞒瞒的，就等于是欺负你。我要跟太太说，我要娶你的。

鸣凤：不，您千万别去说。您不要觉得您害了我，您叫我苦，您欺负我。不管苦不苦我都不在乎，只要我和您在一起。

觉慧：一个人不该这样认命的。

鸣凤：我不是认命！譬如说太太要我嫁人，那我就要挣了。命叫我这样，我干，叫我那样，我就不干了。我知道我们的身份离得多远，我情愿老远守着您望着您，一生一世不再多想。您别难过，我愿意，就愿意定了。

四凤：你做了什么，我也不怨你的。你现在到底对我怎么样？你要跟我说明白。

周萍：我对你怎么样？（笑）要我说出来？（笑）那么，你要我怎么说呢？

四凤：萍，你别这样待我好不好？你明明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是你的，你还这样欺负人。

周萍：哦，天哪！

四凤：萍，没有你就没有我。谁都有一天会把我扔开，可你不能够的。

周萍：四凤，不，你让我好好想一想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预备到你那里去。

四凤：不。。。好吧。（他们下）

鸣凤：就这样好不好？答应了不要告诉人，谁也不要告诉。

觉慧：也许我想得太早了，不过我早晚要对太太讲。

鸣凤：您不是说今天晚上要教我一段讲月亮的词么？

觉慧：是的。“明月几时有，”

鸣凤：“把酒问青天。”

觉慧：“不知天上宫阙，”

鸣凤：“今夕是何年？”

觉慧：你怎么读了一遍就全记住了！你顶喜欢那一句？

鸣凤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

觉慧：我聪明的女孩子！我为什么早没有看出你呀！

鸣凤：少爷，您怎么不早教我呀？怎么世界上有这样可爱的人哪！

觉慧：有，有，所以才使生活这么有意思。

鸣凤：呵，我真想好好地活着啊！

觉慧：你快活么？

鸣凤：快活。

觉慧：真快活？

鸣凤：真快活！

觉慧：有人来了。一会儿再见。（他们分下）

**后母情人（《雷雨》）**

【蘩漪慢慢走上，看到周萍和四凤在一起又分开，周萍走来，止步。

蘩漪：她上哪儿去？

周萍：谁？

蘩漪：四凤。

周萍：哦，她去拿药给你。

蘩漪：我不要吃什么药！

周萍：哦。我要走了，我要收拾东西去。

蘩漪：等一会。别走。你不能在这儿留一会儿吗？

周萍：什么事。

蘩漪：有话说。。。我盼望我们还是能像从前那样说话。你知道我没有你在我面前，我已经很苦了，

周萍：我想，我很明白地对你表示过。这些日子我没有见你，我想你很明白。

蘩漪：很明白。

周萍：你要我说什么—我对不起自己，更对不起父亲。

蘩漪：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有一个，你反而忘了。

周萍：还有谁？

蘩漪：我！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！

周萍：你疯了。

蘩漪：你欠了我一笔债，你不能看见了新的世界，就一个人跑。

周萍：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。这不是在父亲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的。

蘩漪：父亲，父亲，撇开你的父亲吧！体面？你也说体面？我在这样体面的家庭已经十八年啦。周家的罪恶我听过，我做过。。。一副道德面孔，慈善家，社会上的 好人物。

周萍：大家庭里自然会有点问题，不过父亲一直努力保持我们家名声。

蘩漪：都一样，你父亲是第一个伪君子。我问你，你多大了？

周萍：二十八。

蘩漪：二十八年前他就引诱过一个下等人的姑娘。

周萍：你不要乱扯这些。

蘩漪：你就是你父亲的私生子！

周萍：你瞎说，你有什么证据？

蘩漪：请你问你的体面父亲，这是他喝醉了的时候告诉我的。跟他一起过是一种折磨。可你突然从家乡出来。。。你出现了。。。是你，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，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。是你引诱的我！

周萍：引诱！

蘩漪：一个人把我救活了又不理我，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

周萍：我也不知道，你来说吧！

蘩漪：我希望妳不要走。

周萍：怎么，你要我在这样的家庭，每天都这样陪着你？

蘩漪：我恨我早没有知道你！

周萍：那么你现在知道了！我对不起你，你说我错，我承认，但你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。对这，我厌恶。

蘩漪：等一等。听我说。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人了。这个屋子，这个生活。。。我可以跟你走吗？我们可以离开？我们可以一起开始新生活。。。

周萍： 你是在胡思乱想，你真是疯了，你看看你自己。不要缠我了。你该吃药了。（给蘩漪吃药并将她安放在椅子上）

**白露和她的男人们（《日出》）**

【跳舞音乐起。背景上可见起舞的人影晃动。

【白露分别陪着乔治和潘跳舞，在二人中周旋。

乔治：（法文）Tiens！我的小露露，你今天这身衣服—（在舞中转身）

白露：（学他腔调）Ravissante！

乔治：（继续法文）

白露：哦乔治，你好不好别老是翻洋话？

乔治：啊对不起，我习惯了，说法文总觉得稍稍地方便一些。

白露：乔治，今天怎么啦，又换了打扮啦？

乔治：你不知道，在衙门里做事是真麻烦。（白露转投入潘的臂围，转着身脱开了乔治）今天要参加什么典礼，明天要当什么证婚。忽然我想到你，我简直等不了换衣服，我就来了。哦，这一束花是我送给你的。（白露快速转着身又回到乔治起舞）我祝你永远像今天这么美。露露，我告诉你一件好消息。（白露又转回到潘那里，潘坐着，白露贴偎在他身边）

潘： 白露，我知道你会找我来的！你看，我请你吃饭，你不去；我请你喝酒，你不喝；可是我知道你早晚会找我的。

白露：你这么相信你的魔力吗？

潘： 可惜，你没有瞧见我年轻的时候。我知道你想我，是不是？

白露：是的，我想……你和我。

潘： 对，想我……和你。

白露：嗯，我想你给我办一件事。

潘： 办一件事？！你见着我，没有别的。

白露：有几个账单需要付了，那些人守在我门口……

潘： 这帮人他们大概都认识我，叫他们走还容易。

白露：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好人。

潘： 你第一次说谢谢我。

白露：因为你第一次当好人。

潘： 你又挖苦我！

白露：别说了，去给我拿支烟来吧。（潘走开。白露转向乔治，乔治把她拉近自己）你说有好消息。

乔治：对，好消息。

白露：是你太太又替你生了少爷了？

乔治：你！岂有此理。

白露：那么你一定又是升了官了。

乔治：这个喜信跟升了官也差不多少。我告诉你，昨天下午我跟我太太离婚了，正式离婚了！

白露：离婚？你太太不是替你生了三个小孩么？怎么你一回国就要跟她离婚呢？

乔治：咦，我给她钱，给她钱哪。你这个人怎么啦？（潘折回，将一根手链为白露戴上，乔治继续）露露，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什么到你这里来？

白露：难道你是跟我求婚来的？

乔治：天哪！你简直是上帝，你怎么把我心里的事都猜透了？

白露：什么？你—

乔治：露露，你应该可怜我，可怜一个没有人疼的男人，你必须答应我。

白露：怎么，你昨天晚上，闹成那个样子，吐了我一床，你原来是求婚来的？

乔治：那是因为我喝醉了。

白露：我当然知道你是喝醉了。

乔治：那是因为我太喜欢了。我一刻也忘不了我就要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嫁给我。露露，我现在在豪华区有一所花园房子，大兴煤矿公司我也有些股票，在大丰银行还存着几万块钱现款，自然你知道我现在还在衙门做事。并且，我在外国也很不坏，我是哲学博士，经济学士，政治硕士，还有—（他说话间，白露已慢慢退开而走向潘，潘揽住她）

潘： 白露，你这孩子，我真没有办法，我对我亲生女儿也没有这么体贴过。

白露：哦你在我这儿受委屈了，我可怜的老爸爸！（乔治走开）

潘： 白露，我不要你叫我老爸爸。

白露：我要叫，我偏要叫，老爸爸！

潘： 也好，叫吧，叫得好。

【白露戏谑地将潘推走。她坐下，拿起一堆纸，画外音传来各处向她讨账催账的人声。她疲累地取出一个药瓶，取药吞下。

【达生上。白露回头看见他。

白露：进来呀！怕什么呀？

达生：不怕什么— 你这屋子没有人吧？

白露：谁知道？大概是没有人吧！

达生：你长大了许多— 我是说你比我上次见你时候高了……你原来住在这么个地方？

白露：怎么，这个地方不好吗？

达生：嗯，好，好。

白露：我知道。我还是我吧？

达生：我真的认不大出来了。

白露：你这个人！还是跟从前一样的别扭，简直是没有办法。

达生：啊，就现在这会儿还像从前的你，孩子气。

白露：我从前是一个快活的孩子吗？

达生：是的……白露，怎么你现在会变成这样—

白露：这样什么？

达生：这样的爽快。

白露：我原来不是很爽快么？

达生：我是说你好像比从前大方得—

白露：我从前也并不小气啊！我知道你心里是不是说我有点太随便，太不在乎。你大概是觉得我让你很不喜欢是不是？

达生：嗯—对了……我绝对没想到你变了— 你说话，走路，都变了。你简直叫我失望极了。

白露：失望？

达生：嗯，失望，我来看你，发现你在这么一个地方住着，一个单身的女人，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— 这种行为简直是放荡、堕落！

白露：你怎么敢说我堕落！你怎么敢当面说对我失望！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，你敢这么教训我？

达生：自然现在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

白露：难道从前我们有什么关系？

达生：也不能说有—不过你是很爱过我，并且你也知道我这一次到这里来是为什么。

白露：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！

达生：白露，我要你跟我回去。

白露：回去？回到哪儿去？你明明晓得我家里现在没有人。

达生：你应该有个自己的家。

白露：哦，你找我原来是要来给我说媒，要我嫁人啊？

达生：不是，我要你嫁给我。（白露震惊坐下）车票就在这里。

白露：你真买了两张，哦，连卧铺都有了。

达生：就是这样—你答应么？

白露：不，等等，我只问你一句话—

达生：什么？

白露：你有多少钱？

达生：我不懂你的意思。

白露：不懂？我问你养得活我么？（达生惊愕看着她）哦不要这样看着我！我要付得起我现在这样的生活，要不然我没法活下去，我要花很多的钱！

达生：我真是不能相信。你怎么会变得这样！你现在做的事简直是— 什么时候你成了这么一个只知道要钱的女人！

白露：你真可怜—我不想再见你，出去，出去！

【他们对视着。达生终于离去。白露黯然。

【众女上。边歌边舞。歌词大意：“女人和钱……”

【歌舞毕，众女散去，金子独留下。

**复仇（《原野》）**

【仇虎上。

金子：黄金子铺的地方这么难到么？为什么我们必得杀了人，犯了罪，才到得了呢？

仇虎：你几经怕了么？

金子：怕什么？事情做到哪儿，就是哪儿！

仇虎：好，汉子！

金子：还有多久？

仇虎：我想也就只有两个钟头。

金子：两个钟头—时候是容易过的。

仇虎：可万一不容易过呢？

金子：虎子，我的命已经交给你了！

仇虎：金子，我觉得我的爸爸就在我身边，我的死了的妹妹也在这儿，他们会保佑你。

金子：可是，为什么今天呢？

仇虎：等的就是今天。

金子：为什么要杀大星呢？难道一个瞎子不就够了。

仇虎：不，死了倒便宜她。我要她活着，一个人活着。

金子：大星待你不错，你在外边，他总是跟我提你。

仇虎：是，他从前看我像他的亲哥哥。可是现在，他是阎王的儿子。

金子：不，仇虎，不成，你不能这样对大星，他待我也不错。

仇虎：那我更要宰他！

金子：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动手？为什么不！

仇虎：嗯，动手的，我要动手的。

金子：可是你没有，虎子，你的心软了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！

仇虎：不，我的心不能软的，我爸爸……

金子：你看在我的份上，你把他放过吧！

仇虎：看在你的份上？你现在要帮他说话啦？

金子：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你—

仇虎：你原来为着他—（抓住金子臂膊）

金子：你放开，虎子，你要掐死我。你怎么这样不懂人心？难道我不是人么？掐了我，我会喊痛；挠了我，我会说痒；骂了我，我会生气；难道待我好的人，我就对他没有一点人心？在他面前，我真是打心窝里见着他厌气，看不上他，可是背着他替他想想，就不由得可怜他。他是好人，厚道人，可要我跟他一辈子，说什么我也不干。可是你，你难道忍心？

仇虎：你的话不错，要不是为着他那副忠厚的脸，我就—

金子：那么，放过他吧，我们先走……

仇虎：不不！那我怎么有脸见我这死去的老小。不，不成！那太便宜阎王了。

【他冲下，金子随下。

**梅离去（《家》）**

【梅提着行李上，环顾，准备离开。瑞珏上。

瑞珏：梅表妹……你走以前让我跟你说说吧。（梅有点犹豫，无奈停住，沉默）你住了这些天，连孩子都舍不得离开你了。

梅： 嗯，你说要给我一张他的相片的。

瑞珏：就拿这一张吧。这张行吗？

梅： 那一双眼睛才像爸爸呢。

瑞珏：你看鼻子不也像吗？

梅： 有了这么一个孩子，才真快活呢。

瑞珏：是啊，有了孩子，就不再寂寞了。

梅： 我想你不会知道什么是寂寞的。

瑞珏：可是知道丈夫爱着别人，才更寂寞。

梅： 我要走了。谢谢你照顾我和—

瑞珏：我看见他看着你的样子。

梅： 我真的得走了。（要走）

瑞珏：等一下，梅表妹！你不知道我有多苦。觉新真苦啊，看着他苦我的心都痛了啊！这个家里没人真懂得他，只有你懂。

梅： 不要说了。

瑞珏：让我说。我拼命不去想它多久了啊。可他是这么苦！我知道只有你可以让他快活，你听我说。

梅： 大表嫂，你别—

瑞珏：不！让我说完，我没有人可以说这些话，我也真苦啊。

梅：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这是没有办法的。你已经嫁了他，你们已经成了家，什么也改变不了的。

瑞珏：我真是好几次想回自己的娘家，把它跟孩子交给你。

梅：你真不知道你自己说的什么。你太年轻了，你不懂啊。我马上走了。觉新会忘记我的。

瑞珏：哦，我真傻，我以为你会懂我的。

梅： 你叫我懂什么呢？

瑞珏：我真爱他呀！

梅： 我知道。那你就应该好好过下去，让我走开。

瑞珏：不，他快活了，我才快活。可他这么苦，所以我才想着我方才说的话。我是认真的。我已经不是天真的小女孩了。你会明白一个女人爱起自己的丈夫，会把自己整个都忘了的。

梅： 你真福气，一个人嫁出去，就爱自己的丈夫，而且爱得这么深。

瑞珏：你想想吧！

梅： 不要说笑话吧。苦是尝不尽的。不要想那么怪的念头。我要告诉你，我这次来了，看见了你们，我真是替他高兴啊！我现在知道了，他真有一个人在他旁边—再见了。

【梅离开。觉新上。

觉新：梅表妹呢？她还没走吧？

瑞珏：不，她走了。

【他们对视。缓缓走开。

**白露的结局（《日出》）**

【白露上，呆呆望着手里一叠账单。画外音纷杂的人声催讨还账。

【潘上，神色沮丧。

潘： 白露，客走了么？

白露：有几个还在这儿。

潘： 我难道会有这一天么？我想和我的管事的在商量商量。

白露：等等，那些账单，那些人，还在催着我，妳还能替我—？

潘： 一下子就全没了……

白露：你好一点了么？

潘： 还好，我要去一下。

白露：你就走了吗？

潘： 不，回头就来。

白露：好，你去吧！

【潘下。乔治上。

乔治：露露！

白露：哦，我以为你走了。

乔治：那你怎么能看到我呢？对了，我有事要告诉你—

白露：不，等等，我想跟你说句话。

乔治：说吧，你的话没有不成的。

白露：上次，你跟我提到求婚。

乔治：啊。

白露：嗯，我一直在考虑这事，我，我觉得这，很好……

乔治：什么？

白露：我知道如果我们结婚，会很好。

乔治：哦天哪，我真是没法相信！

白露：你同意么？

乔治：这……别开玩笑露露。我太太，她和我生了三个小孩，我现在怎么能跟她离婚？而且，我在国外很多年没有见她了，应该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的。

白露：我明白了。

乔治：我知道你是不会拒绝我的，我一开始实在不该向你提出来。

白露：是这样。

乔治：是这样。我知道妳一定会找到很好的人的。

白露：是吗。

乔治：嗯，一定的。好了晚安，哦，该说早安了，我的小露露。（他挥手，下）

【白露拿起账单，沉思，然后取出一个药瓶，倒出所有药片，吞下。她慢慢走向后面，走上高台。

【画外音：

太阳升起来了，

黑暗留在后面，

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，

我们要睡了。

【白露向后倒下。

**森林（《原野》）**

【枪声。人声。金子和仇虎跑上。

仇虎：金子，你怎么啦？

金子：我真走不动了。

仇虎：你跟我跑出来只有苦。

金子：可我心里是舒服的。

仇虎：人家看我是个强盗。

金子：我是强盗婆。

仇虎：我们给围上了。

金子：走，向前走！

仇虎：不用走，前面也是卡子，你没听见四面都放枪？

金子：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这儿。

仇虎：一会儿他们就来搜的。

金子：那么，还不快走！

仇虎：不，我逃够了！

金子：难道我们就在这儿完了！我不走，我不离开你。

仇虎：金子，你可以逃得出去。

金子：我不能走，要走我和你一起走。

仇虎：你还记得这块地方么？

金子：记得。十天，像一眨巴眼。

仇虎：你后悔么？

金子：后悔？我只有这十天才真像活着。

仇虎：可是现在—

金子：虎子，你不想去那黄金子铺的地方？

仇虎：我要你去。

金子：虎子！

仇虎：你走！

金子：我不。

仇虎：不走，我就放枪。

金子：干什么！

仇虎：叫他们来。走！快跑！你不走，我死也不饶你的。

金子：（后退）嗯，我走。

仇虎：告诉弟兄们我没有叫这帮狗们逮住。我情愿这么死的。

金子：虎子！我的虎子！

【金子跑下。仇虎取出匕首向自己心口扎去。音乐。人声。几个人上，将仇虎抬下。

**秘密暴露（《雷雨》）**

【蘩漪躺着，梦呓。

蘩漪：不要，我不要吃药！……我，我，我没病！我知道你们要干什么！疯，你们说我疯了是吗？……我还记得妳爱过我，我一定不让她—他们—他是我的—他爱我……

【四凤上。

四凤：太太，您怎么啦？您上床歇着，吃药，（周萍上）大少爷，帮帮我，把太太扶到床上，我去拿药来。（下）

蘩漪：（拉住周萍）哦，有你在太好了。我一直在想着你，想得我好苦。你看，我还带着这串项链……你记得的对么？（四凤复上）

四凤：……萍？！

周萍：别听她的，她疯了，你看她！

蘩漪：你是跟她？她是你的……？你们，很久了？

周萍：你看母亲病得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。

蘩漪：母亲……你父亲的妻子，我，你的—？

周萍：都是吃了药……别听她的。

四凤：（转身就走）

周萍：别！

蘩漪：就因为有了四凤这丫头你就把我全忘了！我知道你们两个！

周萍：不要说了。都是吃了药，四凤，不要听她吃了药胡说。

四凤：她说了什么？你和她，她……你的母亲……在这个屋子里！哦，真恶心！

蘩漪：你们败坏了这个家。（对四凤）你，你抢走了他，你算计的好好的对么？你还给我煎药，你想我死。滚！滚出去！我不要再看见你，我不要你在这儿了，你也别想再看见他了！

四凤：大少爷！你听见她的话了么？我不能走啊，我没有家，……我什么都给了你了，萍！

蘩漪：萍，想明白，这个丫头要坏了你的名声，周家的名声！你要是和她一起你父亲会把你也赶走的！

四凤：萍，看着我，说话呀！跟我说，我求你，你不能让她这么做，这么对我，对我们……

【长久的停顿。

周萍：（几乎听不见地）走。

【四凤绝望奔出。

【蘩漪将手放在周萍手上。

周萍：（吼叫）走！

【蘩漪下。周萍垂头下。

**鸣凤的明天（《家》）**

【背景上，鸣凤被太太召见的投影。

太太：鸣凤，听着，老爷做主，你到冯家去，给冯老太爷当三姨太。

鸣凤：太太！不要！我愿意伺候老爷少爷，我不要到冯家去。

太太：叫你去你就去，你一个丫头，不要多说了。明天就送你过去。

鸣凤：明天？！

太太：对，明天。

【影像消失。鸣凤慢慢走上。

【觉慧上。

觉慧：鸣凤！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呢。

鸣凤：我要来的，我要来再看您一面的。

觉慧：太太叫你有什么事？

鸣凤：没有什么。您要睡了吧？

觉慧：不，我还得工作。

鸣凤：您以后会记得我么？

觉慧：你为什么会这样问？

鸣凤：我会想着您，想着，一直到我死。爱一个人，是要为他平平坦坦铺路的，不是要成为他的累赘的。

觉慧：嗯。

鸣凤：您，您亲亲我吧！

觉慧：鸣凤！

鸣凤：您不肯！

觉慧：不，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你今天晚上这么反常。

鸣凤：这脸只有小时候母亲亲过，再有，就是太阳晒过，月亮照过，凤吹过了。

觉慧：我的好鸣凤！（亲她）

鸣凤：我真爱你呀。

觉慧：有人来。我要去把文章写完。你去好好睡吧。

鸣凤：我有那么多话要对你说。

觉慧：明天吧，我的鸣凤。（下）

【鸣凤走了几步，又折回。

鸣凤：三少爷！

觉慧：（在内，声）你怎么还没有睡？

鸣凤：我舍不得你！我就想再看你一眼！

觉慧：（声）我忙着呢，鸣凤。

鸣凤：就一眼。

觉慧：（声）我真是有事啊！好姑娘，回去睡吧。

鸣凤：那我走了。

觉慧：（声）回去睡吧，不要再来了。

鸣凤：不来了，这次走了，真走了。

【音乐起。

**终场：舞蹈**

【鸣凤的舞蹈，挣扎，背景是一片蓝绿色的水。

【四凤加入，舞蹈。背景化为燃烧的火焰。

【所有女角色加入。

【画外音：女声深沉齐颂：

太阳升起来了，

黑暗留在后面，

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，

不是我们的，

不是我们的……

【灯光渐渐转黑。

【剧终。